

《论语》是反动阶级的复辟经

北京特殊钢厂工人理论组编

人 民 出 版 社

《论语》是反动阶级的复辟经

北京特殊钢厂工人理论组编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2012·012 定价 0.15 元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前 言

《论语》这本孔老二的反动思想言行集，孔孟之道的代表作，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反动阶级吹捧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影响很深，流毒极广。

战国初期，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为了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维护和复辟腐朽的奴隶制，编纂了《论语》。当地主阶级走向保守和反动以后，也利用孔孟之道作为他们“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妄图用《论语》的反动说教镇压农民的革命和法家的革新。独夫民贼蒋介石把《论语》看成是“为政的基本要道”，梦想维护其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也利用《论语》作为侵华的思想武器。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大肆吹捧孔老二和《论语》，妄图借助孔孟之道这个破烂武器，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变中国为苏修的殖民地。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从《论语》中寻找反革命武器，叛徒、卖国贼林彪，把《论语》中许多黑话奉为至宝，大造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阶级斗争的大量事实说明，《论语》是反动阶级的复辟经。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

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国亿万人民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在这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批判孔孟之道，是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有重要意义。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彻底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彻底批判鼓吹复辟倒退的《论语》，荡涤孔孟之道的污泥浊水，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切阵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得到有关专业理论工作者的帮助，我们编写了这本《〈论语〉是反动阶级的复辟经》，供同志们参考。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望广大工农兵提出宝贵意见。

北京特殊钢厂工人理论组

一九七五年三月

目 录

前言

《论语》的出笼及其时代背景……	1
《论语》的主要反动内容……	6
复辟倒退的反动政治纲领——“克己复礼”……	6
唯心主义的“天命观”……	15
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	20
“仁”、“孝悌”、“忠恕”等反动虚伪的道德观……	26
反对变革的中庸之道……	32
反动的军事思想……	39
反革命两面派策略……	44
腐朽糜烂的统治方法……	49
反动阶级怎样利用《论语》……	53
彻底砸烂复辟经书……	68

《论语》的出笼及其时代背景

《论语》是孔丘的反革命言行集，大约出笼于战国初期。据汉《衡方碑》记载，《论语》是孔丘死后，他的徒子徒孙对他和他的主要弟子的言行记录。早在西汉时，《论语》有《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三种本子，内容基本一样。只是《齐论语》比《鲁论语》中多《问王》、《知道》两篇。《古论语》则把《鲁论语》的最后《尧曰》篇分为《尧曰》、《子张》两篇。后来《古论语》、《齐论语》失传，现存的一些本子是以《鲁论语》为基础，经过反动儒生修补而成的。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老二的反动思想，适应反动没落阶级的需要，是儒家反动说教的理论依据。在今天，则是批判孔老二的一本最好的反面教材。

奴隶制的辩护士孔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鲁哀公十六年），鲁国陬邑昌平乡人（今山东曲阜县境内）。孔老二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从小就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青时就立志维护和复辟奴隶制，一生为复辟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效劳。他到处奔走、游说，经常为奴隶主贵族出谋划策，大搞复辟

活动,对社会变革和新生事物怀有刻骨仇恨,对奴隶主头子镇压奴隶起义拍手叫好。临死前,他面对社会进步的历史潮流还发出“泰山其颓乎”的悲鸣,哀叹奴隶制衰亡。

孔丘生活在春秋(公元前七七〇年到前四七六年)末期。当时,我国奴隶制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整个社会处在剧烈变革之中。奴隶起义,平民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风起云涌。例如:公元前五五〇年,陈国有筑城的奴隶暴动(《左传》鲁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五五二年,郑国奴隶暴动,他们聚集在葭苇丛密的地方与统治者对抗(《左传》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〇年,周王室百工造反(《左传》鲁昭公二十二年);鲁国与齐国之间的奴隶暴动,声势更加浩大,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领导的队伍,就多达九千人,所到之处,奴隶主闻风逃窜。他在当时“名声若日月”(《荀子·不苟》)。奴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加上当时铁器、耕牛的普遍使用,生产工具不断的改进,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促进了土地所有制开始发生变化,奴隶主阶级内部分化出的新兴地主阶级,利用逃亡的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大量开垦私田,吞蚀奴隶主的“公田”,产生和发展了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现了地主和佃

农以及由贫民转化的自耕农等新的阶级关系。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不论公田和私田一律收税。这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得到社会上的合法承认。他们由于经济上日益壮大，开始从政治上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夺权斗争。当时鲁国以季氏为代表的三家新兴地主阶级夺取了鲁国的实权，架空了鲁国的国君，于公元前五六二年，把鲁公室的土地以及属于土地上的奴隶分为三份，三家各得一份，这在历史上叫做“三分公室”。二十五年后，三家又“四分公室”。齐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代表陈成子，同齐国的奴隶主贵族相对抗，采用大斗借，小斗收的办法，争取群众，壮大自己的势力，终于在公元前四八一年，杀掉齐国奴隶主贵族头子齐简公，夺取了齐国的政权。同时，在不少地方，奴隶制的宗法制、井田制以及界限森严的社会等级制都已无法维持下去，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下僭上、贱踰贵的“礼坏乐崩”的局面。这说明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在这社会大变革中，孔老二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拚命地维护和复辟奴隶制。他把“克己复礼”作为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竭力反对社会变革，咒骂新兴的进步力量，血腥镇压奴隶起义，到处奔走呼号，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

孔老二死后，奴隶制“礼坏乐崩”的局面日益严重，

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更加尖锐。例如：公元前四七八年，卫国手工业奴隶起义，围攻了卫庄公，过了八年，他们又赶走了卫侯辄。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的夺权斗争不断发生，在不少诸侯国中夺取了政权，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法革新。例如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李悝（公元前四五五年——前三九五年）在魏国进行变法。他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按功劳和能力提拔官吏；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等经济政策，鼓励农民耕作，增加产量；制定《法经》，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是，奴隶主贵族不甘心失败，时刻伺机进行反扑，疯狂地攻击法家变法。孔老二的大徒弟子夏及其门徒就钻到魏国，一个劲儿地教唆魏文侯读儒家的“经艺”，阻挠和破坏变法。他们的目的是竭力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妄图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袭政治经济特权。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非常激烈。奴隶主贵族为了把社会拉向倒退，复辟西周奴隶制，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大肆宣扬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整理编纂了《论语》。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儒家经典《论语》，正是为了适应这种反革命复辟倒退的需要出笼的。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反动阶级的复辟

经——《论语》的形成和产生，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头脑里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当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的形成和产生，具有社会的、阶级的根源，反映了当时即将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反动政治要求，反映了一小撮“逸民”的复辟势力的要求。

《论语》的主要反动内容

《论语》共二十篇，五百一十二条，约一万五千多字。内容庞杂，体系紊乱。东汉王充说它“上下多相违”，“前后多相伐(矛盾)”(《论衡·问孔》)。全书以孔老二鼓吹的“克己复礼”反动政治纲领为黑线，集中宣扬为这个政治纲领服务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生而知之”的天才论；“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礼之用，和为贵”的中庸之道；“仁义”、“孝悌”、“忠恕”等反动道德说教；反动的教育思想；反革命两面派策略和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这是一部反动没落意识形态的代表作，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大杂烩，是麻痹人民革命斗志，欺骗和愚弄人民的大毒草，是反对社会变革，反对社会前进，妄图拉历史倒退、复辟奴隶主阶级反革命专政的复辟经。

复辟倒退的反动政治纲领——

“克己复礼”

春秋末期，没落的奴隶制向新兴的封建制转化，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冲击了奴隶主贵族的

反动统治，使奴隶制岌岌可危。孔老二看到这种情况，心如火焚，急忙抛出“克己复礼”这个黑货。《论语·颜渊》记载，孔老二的忠实门徒、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卫道士颜渊问孔老二什么是“仁”，孔老二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那么，什么是“礼”呢？“礼”就是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在奴隶社会，不仅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有明确的等级界限，而且在奴隶主阶级大贵族和小贵族之间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每一个等级，都有合乎自己身分的一定的制度规定，不得违反。“礼”确定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各级奴隶主贵族的不同身分，以及上下尊卑的关系等等。“礼”的作用在于使奴隶主阶级剥削、压迫奴隶的种种特权，以及奴隶主阶级内部按照不同身分分配剥削所得的等级差别用制度固定起来，借以达到防止“犯上作乱”，巩固奴隶主阶级专政的目的。但是，到了孔老二的时代，随着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发展，这种等级制度开始动摇了。孔老二提出“克己复礼”，就是要维护和恢复奴隶制的这种等级制度。要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按“周礼”的要求约束自己，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复礼”，就是恢复“周礼”，一切按“周礼”的老样子办，用“克己”达到“复礼”的目的，既不让奴隶起来造反，也不让新兴的地主阶级起来夺权。孔老二的这个

“克己复礼”，就是妄图开历史倒车，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是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

为了实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论语》一再鼓吹“正名”，宣扬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为政之道”。公元前四八五年，卫国的国君想任用孔老二。孔老二感到复辟的时机已到，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去卫国的路上，他和他的门徒子路大谈其“为政之道”。子路问孔老二：“你到卫国做官，首先搞什么呢？”孔老二回答说：“必也正名乎！”把“正名”这面破旗正式打了起来，并且放在首要地位。为什么要“正名”？这是因为当时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礼”到处遭到破坏，已经几乎名存实亡。在孔老二看来，要纠正这种“名存实亡”的“混乱”现象，就必须首先“正名”，就是使人们的言行符合“周礼”规定的等级名分。因此，他狂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妄图用这种“正名”思想，来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夺回奴隶主阶级失去的权力，复辟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夺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公元前五一七年，新兴地主阶级代表季氏等三家实际掌握了鲁国政权。鲁昭公安图反夺权，在鲁国复辟奴隶制，策划了一次反革命政变。孔老二自

始至终都是同情和支持的。但是，这次政变很快被新兴地主阶级粉碎了，鲁昭公被赶出国，逃到齐国。不久，孔老二也尾随着跑到齐国。当时，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田厘子乞同奴隶主头子齐景公也正进行激烈的夺权斗争。齐景公赶忙向孔老二问政，孔老二为齐景公出谋划策，鼓吹他的反动“正名”思想。他向齐景公说，最重要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连声叫“好”，并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吗)？”(《论语·颜渊》)两个人一唱一和，发泄他们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仇恨，企图通过“正名”，恢复奴隶主贵族失去的“天堂”。在孔老二看来，奴隶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社会的变革，新生事物的涌现，是打乱了等级名分，颠倒了上下尊卑的区别，是破坏“周礼”的行为，绝对不能容忍。因此，他拚死拚活地扑灭这革命的烽火。公元前四八一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陈成子杀死齐简公，夺得政权。当时孔老二已经七十岁了，听到这个消息，如同死了爹妈一样。他认为这是无法无天，立即宣布三天不吃肉，以示抗议。他虽然生病躺在床上，却仍然挣扎着爬起来，去报告鲁哀公，说：“陈恒弑其君，请讨之。”无奈，鲁哀公早已没有实权，只有哀叹而已。孔老二又去找季氏等三个大夫，再次请求出兵讨伐陈成子，梦想对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可是，季氏等三个大夫，为了维护新兴

地主阶级的利益，坚决不同意出兵。孔老二碰了一鼻子灰，复辟梦想化为泡影，才有气无力地溜回家。这又一次暴露了他是一个至死不变、开历史倒车的顽固派。

奴隶制的等级制度遭到破坏，按“周礼”规定的等级名分关系被打乱，这是春秋末期社会阶级斗争激化，奴隶制即将灭亡的反映。孔老二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观察问题，歪曲历史，硬把“名不正”说成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妄想通过“正名”，反对社会变革，永远保持奴隶社会尊卑、上下、亲疏、贵贱的严格界限，使奴隶制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达到“克己复礼”的罪恶目的。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荒谬主张是行不通的，只能遭到可耻的破产。

《论语》大肆鼓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反动政治纲领，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意思是复兴灭亡的奴隶制国家，接继断绝世袭地位的奴隶主世家，起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人士，从而把原来那个“世卿世禄”的特权阶层重新组织起来，使他们获得统治权力，以维护和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

据《史记》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保其社稷（指国家）者，不可胜数。”所谓“兴灭国”就是将这些灭亡了的诸侯国复兴起来，消灭新兴的封建制，恢复奴隶制。孔老二认为，要全面复辟奴隶制，把所有灭亡了的诸侯国都重建起来，需要一

个演变的过程，即让新兴封建势力由强变弱，逐渐消失。例如，当时齐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势力比鲁国强大，政治、经济比鲁国进步，鲁国同齐国比较起来，封建经济的发展较晚，也比较缓慢，奴隶制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保存的比较完备，“周礼”的传统影响比较深，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三桓（指季孙、叔孙、孟孙。因这三家是鲁桓公的后代，故又称三桓）与鲁公室是同族，仍保持着贵族的世袭特权，对奴隶主的斗争具有妥协的一面。因此，孔老二为了“兴灭国”的需要，大喊大叫：“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极力鼓吹把齐国比较强大的新兴封建制度改变成鲁国的样子，再把鲁国的新兴封建制度彻底根除，完全回到孔老二日夜梦想的西周奴隶制社会。“兴灭国”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那些还保存奴隶制的地方是绝对不许变动的。颛臾（zhuānyú，专于）是鲁国保留奴隶制的残余据点之一。新兴地主阶级季氏，为了推行新兴封建制，积极开展向腐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的夺权斗争，准备派兵攻打颛臾。孔老二对这个革命行动坚决反对，胡说：“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论语·季氏》）孔老二认为，颛臾是周天子让它主持东蒙山祭祀的封国，并且是忠于鲁国的附属小国，是绝对不能派兵攻打的。可见，孔老二的“兴灭国”正是要把大大小小的颛臾保存下来，给